

第十三回 弄奸人造二詩妄傳消息

詞云：

讒譖不能飛到耳，無端嫁禍於詩。含譏帶諷笑還嗤。於心雖不信，到眼也驚疑。
揣理度情多舛錯，怒時便不深思。此中惟有慧心知。縱然參不破，亦不受人欺。

——《臨江仙》

話說賀知府辭別了裴夫人與裴鬆，就同夫人合家起身，送宋舅母與內姪女還山東，就借此還鄉。一路無辭。不日到了武城，先著宋勤報知宋古玉。宋古玉大喜，忙叫宋彩帶領家人轎子，迎接母親妹子來家。此時賀夫人並合家大小，已回自己的舊家去了。惟賀知府不放心，定要親送舅母與內姪女到家，就與宋古玉父子賀喜，因說道：「一來為送舅母，二來就借此還鄉。」宋古玉聽了，不勝感激，再三稱謝。要留他吃酒，他因初歸，記掛著家裡，就忙忙的去。

賀知府去後，宋古玉與妻子兒女，方才坐在一處，細說別後自家中舉兒子進學之事。皮氏也將女婿進學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大家歡喜不盡。宋古玉因又歎息說道：「那年若不是妳有主意，賣了房子，去依傍姑夫，則兒子焉能獲此美妻，女兒焉能招此佳婿。」

皮氏道：「當時算計賣房子，也是出於無奈，誰知卻有今日。總是否極泰來，所以如此。」

皮氏又問皮象怎麼樣了，宋古玉道：「聞說還監在獄中。」大家又歎息了一回，方才歇息。

到了次早，宋古玉起來，就領著宋彩，出城去拜謝賀姐夫並姐姐。拜謝過，賀知府就問他進京會試之期。宋古玉答道：「家眷初回，新屋裡諸事未備，還要設處房價找他，只好且度過殘年，新正進京罷了。」

賀知府道：「新正進京也不為遲。」遂留他坐下。自此，時常往來。正是：

一個儒甘陋巷貧，災災禍禍幾翻屯。

如今忽作大家事，始信詩書不負人。

過不多日，賀知府忽被裴給事的仇人，因怪他前番迴護了裴家，今見他回鄉，因又參他一本，說他鄙薄聖朝，養高不出。有旨逮他進京。幸得京中有人，為他調停，吏部行文催他進京補選。賀知府沒奈何，只得別了宋古玉，忙忙進京。又托人再三挽回，這仇人卻不過情面，因見湖廣湖寇竊發，與吏部說明，遂將賀秉正補選了湖廣武昌府知府。賀知府受職，不敢停留，連夜出京。因不便回家，只著人迎接家眷。

宋古玉聞知，即率領合家，來送姐姐賀夫人起身上任而去。又過不多日，宋古玉也自收拾進京會試去了。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裴鬆，自從丈人與舅子家去，便獨自一個在書房讀書。因讀得了書中滋味，洋洋得意，倒也不憂寂寞。誰知進學時拜客，不曾檢點，拜遲了舊先生常莪草。那常莪草為人原是奸狡的，自從抄重了壽文，受了賀知府之辱，叫胡學師辭了他，要撒潑說閒話。又因賀知府壓在前，動不得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收拾行李去了。今打聽得賀知府已回山東去了，又見裴鬆前日進學，諸人先拜，獨拜他甚遲，他便心中十分懷恨。欲要到宗師處去揭他，又因宗師甚是愛他，自家又考了一個五等被責，料揭他不倒。欲要尋些事故告他，又因他是秀才，又是都給事之子，家私又富，如何告得他過。再細打探，方知他已聘定了宋古玉之女為妻，他妹子又招了宋古玉的兒子為婿，心下一發不服道：「他處館便有許多好處，我處館便討了一場沒趣，卻怎生氣得他過。除非搬些是非，弄掉了他這兩頭親事，方出得我這口氣。」因再三算計，卻無隙可乘，只得暫且放下。

不期捱到次年，忽裴給事有個堂姐，嫁了一個廬秀才。那廬秀才在汝寧犯了些事，住不得，遂挈家搬到北京去住，一住就住了將近二十年。不曾生子，只生得一個女兒，叫做月燕。十餘歲上，就許了一個相好的朋友—金范的兒子金本色為妻。此時金本色才十二歲，聘定後過不得一年，這廬秀才就死了。又過不得一年，這金范也死了。只因金家一時無人，這金本色年紀小，也不知跟人到哪裡去了。惟裴給事的堂姐裴氏，領著女兒月燕，在家苦苦守候。

守了六七年，女兒已是十九歲了。忽有人來尋訪，說：「金本色已在鄰府中了舉人，今又到京中了進士，就選了河南汝寧府西平縣的知縣，著我來訪問廬奶奶與姑娘，可在此住？若原在此住，金老爺一到任，就要差人來迎請結親了。」

裴氏聽了大喜，因說道：「我母女苦住於此者，正為候金爺之信。今金爺既然高中，恰選了西平縣知縣，何必又到此來迎請。我原是汝寧人，只消仍搬回汝寧，兩下做親，豈不甚便。」差人聽了大喜，竟去回信。

裴氏忙將住房賣了做盤纏，竟搬回汝寧。因汝寧沒了舊屋，又因裴夫人是她堂弟之婦，裴鬆是他堂姪，遂借住在一處。裴夫人與裴鬆又念親情，十分厚待。凡所行之事，竟認做一家，不分彼此。

過不多日，兩下通了信，金知縣來娶親，俱是裴鬆做主管待。一邊是知縣親迎，一邊是給事出嫁，在城卿官，俱來贊襄，十分熱鬧。故合城人皆傳說金知妻娶了裴給事家女，竟沒人曉得是堂姐的女兒這些緣故。

常莪草看見了，滿心歡喜，因尋著白孝立，先將惱他的事與他說了，又將近日之事，也與他說知，要求他設個妙計，去破兩家之親。白孝立因細細想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此現現不得身，報不得信。一現身報信，將事說真了，實了，使他動了氣，著人到裴家來說長道短，便要露出馬腳來。依我算計，只消做一首譏諷他的詩句，央人帶去，貼在他門上，虛虛打觀他，使他又氣又惱，又不好上門爭論，只暗暗絕了念頭方妙。」

常莪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算計，妙不可言。但這首詩，必求長兄代力一作。小弟決不忘報。」遂邀了白孝立，同到一個酒館中去吃酒，白孝立吃得鼻子熱，遂替他做了七言八句道：

貧寒下士莫攀高，攀得高來福怎消？

白面縱佳終不濟，紅絲雖詠亦徒勞。

花封親迎威儀盛，給事輔裝氣象豪。

寄語書生休妄想，糟糠只合訪蓬茅。

常莪草看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拍掌大喜道：「掃得他妙，辭得他又妙。只怕他也沒嘴臉又來討問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若要拿穩他不來，待我再替你作兩句去回絕他。」因又寫了七言四句道：

當時雖說許姻緣，無聘無財實枉然。

有志只宜別努力，再來不值半文錢。

常莪草看了，只喜得亂跳道：「做得妙！做得妙！看此二詩，不怕他念頭不絕。多謝長兄出力。今日且吃酒，明日還有一芹之敬。」白孝立也自歡喜。二人吃得爛醉，方才別了。

常莪草回到家中，因又想到：「這幾句詩詞若托人帶去，貼在他門上，只可觸那邊之怒，斷絕那邊之想，然而這邊不知也。倘這邊差人去問候，對會明白，則前功盡棄矣！」又想到：「既要做冤家，便惜不得銀錢，辭不得勞苦。除非自去走一遭，不但取巧將此二詩弄冷了那邊的心腸，且可尋那邊些事故來，聳斷了這邊的念頭，使他兩恩成了兩仇，方才快我之心，遂我之願。」

算計定了，到次日，遂推說有事，竟悄悄到山東武城縣來。訪問著了宋古玉家，住在西門大街上，因尋個冷清飯店裡住下，乘黑夜將二詩貼在他門上。

這日宋家家人清晨開門，看見門上有一張字紙貼著，忙揭了拿進來與宋彩看。宋來看了，竟呆了半晌，暗想道：「我想我丈母裴夫人與舅子裴鬆，俱是言行不苟之人。怎別不久，就為此薄倖之事？只怕還是謠傳。且未可對母親與妹子說知，恐她們著急。且待我去細訪訪，這西平知縣是誰，果曾在汝寧娶親也無，便知端的。」遂一徑走到縣前來，訪問河南汝寧府西平知縣是誰。縣裡有相熟的書手，拿出一本新繙紳來，替他查看，方曉得知縣叫做金本色，是北直隸順天府人。

宋彩又要查他可曾在汝寧府娶親，那書手道：「這個如何查得出。」宋彩見查不出，只管沉吟。又有一個相熟的書手，指他道：「宋相公，你若要查河南西平縣知縣的事績，我指你到一個所在，包管你一查就知。」

宋彩忙問：「哪裡去查？」

書手道：「通津橋旁，有一舍親李荷祿。他是個三考出身，舊年選了河南西平四衙。他家時常有人往來。你去問他一縣的事，他家定然知道。」

宋彩聽了大喜，因再三謝了那書手，又一徑走到通津橋來，尋到李荷祿門前，正要進去問信，早走出一個老家人，迎著問道：「小相公，有何事到此？我家老爺在任上，不在家中。」

宋彩因與他拱一拱手道：「我正要問你老爺任上一件事，不識你老人家可知道。」

那家人道：「我又不曾到任上去，如何知道？小相公若有事要問，我兒子李福是昨日任上回來的，待我叫他出來，他自然曉得。」

宋彩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

那老兒因走入去，叫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家人來，對著宋彩道：「小相公要問西平縣的什麼事？」

宋彩道：「要借問你一聲，這新任的正堂金老爺，有多大年紀了？」

那家人道：「不多年紀，只好二十二三歲。」

宋彩又問道：「聞知他在任上娶了一頭親事，他娶的是哪一家的女兒，不知老哥可知道麼？」

哪家人笑道：「小相公，你問得好笑。一個縣尊娶親，合城卿官俱來恭賀，一縣人皆知；我家老爺與他同在一縣做官，怎麼不知。他娶的這位夫人，也不是小人家的，乃是裴吏科的小姐。做親這一日，這邊迎，那邊送，好不興頭！」

宋彩道：「聞知裴吏科久已死了，卻是誰人為主？」

那家人道：「裴老爺雖然死了，裴老爺的兒子叫做裴鬆，年紀也與小相公差不多，又新進了學。那日嫁娶，凡事俱是他一人支持，好不停當。」

宋彩道：「此信可真嗎？」

那家人道：「我跟我家老爺去陪娶，皆是親眼看見的，怎麼不真？小相公你特來問信，鄉里家，難道哄你不成。」

宋彩聽見他說得親親切切，知事已確，忙辭謝了那家人出來，直氣得手腳冰冷了，走也走不動。忙走到家，知此事瞞不住，遂將貼在門上的二詩，先遞與母親並妹子看，隨將後面訪問之事，也細細與母親妹子說了一遍。因又說道：「人情世態，雖說從來未定，孩兒再不料才轉轉眼，就一變至此。真可惱可歎，又可恨也。」

皮氏初然見了，心下也十分不快。今見兒子著急，沒奈何，只得假說賢慧話兒，寬慰他道：「我兒，你也不消惱怒。我們初到汝寧去，原為救窮。得裴家請居西席，已屬僥倖，誰指望求她女兒做媳婦。後來無端結此婚姻者，皆是賀姑夫之鼓舞也。得倖飽食暖衣，回來與舊日不啻天淵。何況你父親又中了舉人，你今又進了學，回想起來，若非借裴家供給，安心讀書，恐亦不能至此。就是她女兒一時爽約，也不必將恩變做深怨於她了。你與父親，如今身子已現在風雲中。若再一騰一躍，何愁一妻子，只管惱怒做什。」

宋彩道：「裴家好處，孩兒怎敢昧心抹殺？就是除去此女，孩兒亦未必終身無妻。所可恨者，紅絲一詠，直系人魂夢，今一旦斷絕，未免悵然耳。」

宋蘿在旁沉吟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哥哥，且不消著急，這件事據妹子看來，還有幾分可疑。」

宋彩道：「西平知縣與裴給事裴鬆，又已有了。裴家又沒有兩個女兒。嫁娶之事，已有人看見了，更有何可疑？」

宋蘿道：「哥哥論事見人，皆有姓有名，已為確矣。據妹子論人，我見那裴夫人教成兒女，言笑不苟，事事有條有理，不像個敗倫傷化之人。況這段姻緣，不是你強求，她孟浪許可；乃是賀姑夫憐才惜貌，再三斟酌，詠紅絲而成者。這賀姑夫又不是等閒之人，又乃裴給喜托孤寄命之人，凡事倚仗，最所信服者。豈有賀姑夫珍重所為之事，今別來未幾，竟一旦棄之如土之理。若說貪他知縣富貴，恐裴家黃門眼孔不淺至此。且莫說裴夫人，就是紫仙小姐，我會她幾次，觀其貌，花香柳媚，及細測其中，卻一語一默，安然有主。況紅絲之聘，各出錦心，物雖微而義則重。她一個慧心女子，豈有不知，焉肯作飛花隨風飛去。此中定有委曲。哥哥不可過信傳言，不留心細訪。」

宋彩道：「妹妹之言，雖亦似乎近理，但傳來之信，卻實實非虛，叫我如何不信？就是人言有誤，這兩首詩，卻是特特為此而發，難道也有差誤？」

宋蘿道：「若只論傳言，則人還易動疑。若說二詩，其為讒譖妒忌，一發易明了。」

宋彩道：「妹子，這是怎麼說？」

宋蘿道：「此婚姻乃裴宋兩家之事。縱有悔賴，惟裴宋驚心，關他人何事？怎勞他旁觀之人，直直作詩致謫；又直直央人，從汝寧直寄到山東武城來；恰恰又貼在我家門上？非有讒譖妒忌之情，決不至此。若果出讒譖妒忌之手，則其中情理虛實，尚當細察，不可輕舉妄動，受了奸人籠絡。」

宋彩聽了，方默然無語。皮氏因說道：「既有許多傳言，我兒也怪不得你著氣。若聽蘿姑細細察論之言，又覺十分有理。若是賀姑夫在家，只消問他一聲，他便有分曉，無奈又上任去了。今若聽你任口亂發閒話，你又不曾請得父命。倘內有差訛，豈不將從前之好，一旦抹殺，竟做辜恩負義之人。為今之計，莫若且差一個家人，備些禮物，前到汝寧去候一聲，探探此事，真與不真，再作道理。」

宋蘿聽了，忙攛掇道：「母親所論，最為有理。」

宋彩連連搖首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」

皮氏道：「為何不可？」

宋彩道：「孩兒想，貴賤原無一定。受恩雖不可忘，而忍辱也不可自取。裴家與我家結親，他顯宦，我寒儒，貴賤原隔數階。她攀我則為榮，我攀他則為辱。若是未聞此信，擾她既久，問候之札，我應先施。今既聞此信，是她背盟，已有聞矣。聞其背盟，而猶希冀於棄捐之後以求全，不獨不智，其辱莫大焉。若是傳聞有誤，則其盟原在，又何必汲汲作小人窺伺，以自逞其丑。況貴賤何常，父親若北闡報捷，成了仕宦之家，縱她負義，我們仍亟亟報恩，便是恩非辱矣。今日尚在未發之際，莫若且忍而待之。」

皮氏與宋蘿聽了，沉思了半晌。正欲開言，說出什麼來，忽一陣青衣人，打進門來。只因這一打，有分教：青袍黃蓋，白屋朱門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